



往事情怀

夏枯草

文/程广海

西洼真是一块肥美之地，我小时候割猪草，那里是经常去的地方。立夏以后，狗尾巴草、牛筋草、鹅肠草、打碗花、茅草、香附子等铺天盖地般长满了地边和沟沿，密密麻麻，碧绿一片。从西洼地中间穿过的幸福河两岸的河堤上下，更是水丰草美，生长着我们喜欢的桑葚树、楮树以及覆盆子、姑娘果、马泡、黑天天等许多的野果。西洼这块地，不仅给予我们大自然的馈赠，还给我们童年时光带来无尽的欢乐。

星期天下午，我割猪草回来，感觉头昏脑胀，躺下后一觉睡到天明。周一上午，刚上第二节课，我忽然晕倒在教室里。老师派人通知母亲的同时，急忙把我送到学校附近的村卫生室。等母亲赶来时，我慢慢醒了。

母亲显然是吓坏了，惊恐地看着我，然后不断地问身边的肖大夫：“大夫，孩子怎么了？”“大夫，孩子没大事吧？”大夫翻看着我的眼皮，又把候脉的手轻轻挪开，说：“这孩子是得了肝炎，这病可不好治，还容易传染。”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肝炎是一种很不好治愈的病，母亲听说后，心慌得不得了，家里没钱，怎么看好这个病啊！母亲泪汪汪地央求着肖大夫：这孩子从小就是个病秧子，现在又得了这病，您可得想方设法救救他啊。大夫说：“有一个偏方，应该特别有效，但是卫生室里没有这种草药了，看看在西洼地里能不能找到这种药。”

肖大夫的女儿巧云初中毕业后，在卫生室跟着父亲帮忙，她也认识这种草药，第二天上午放学后，肖大夫就让我跟着她到西洼地里去寻找。一路上，我想着在西洼地见到过的那些花草挨个问着：“姐姐，是覆盆子吗？”她笑着摇摇头。“那是香附子？”“不对”我一连说了好几个见过的野花果，都没有猜对。她说，我们要去寻的那个夏枯草，这里也不多见，是被称为“清肝、护肝的圣药”。它紫色的花瓣很鲜艳，很好看。它开完花的果穗，在夏天就会枯萎，所以叫夏枯草。

到了西洼地，巧云领着我直接去了幸福河边，下到河堤里，说：“我们要找的夏枯草，它习惯生长在潮湿的河沟边，我们在这里找找看吧。”

我们沿着河堤内侧寻了二三里路了，还是没有发现夏枯草的影子，就在要放弃寻找的时候，巧云指

着河堤拐弯的一片茂盛的水草地说：“看，它在那儿！”

我们连忙跑过去，有十几株草长在河水边沿上。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草，它和芝麻棵一般高矮，细高的径上半部周围对称着，开着很好看的紫色花朵，有的已经结出长长的穗，看上去好像枯萎死了。巧云姐说：“就是它！那些枯萎的穗采下来给你熬药，是最有特效的了！”

巧云姐弯腰在河边伸手摘着夏枯草，脚下一打滑，忽地，人整个滑进河里！在河里手脚并用地扑通着，使劲地朝我喊着：“快去喊人啊！”

我拼命地跑上河堤，大声呼喊，等在附近下地干活的人赶到时，已经看不见巧云姐的身影，平静的河面上，没有一丝涟漪。

为给我治病，肖大夫无故把女儿的命也搭进去了，父母亲总觉得亏欠先生家许多，逢年过节，父母就会拿着东西去看望肖先生，但这一辈子也弥补不了他们愧疚的内心。

人世间的事，有些轻飘的如风般一闪而过；珍藏在内心的，任时间流沙的洗涤，越来越清晰明亮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岁月的磨砺，巧云姐不幸去世这件事，压在我心里越来越重了，总觉得有一种无法释怀的情感，散不去，化不开。我几乎在每年四月初，夏枯草开花的季节，跑到幸福河岸边，去看那一株株盛开着紫色的花。那花朵在风中摇曳着，我心痛不语，就这样默默看着。那些花朵，就是巧云姐最美的面容和笑脸，只是，不再那么生动真实。我心里默念着：姐姐！姐姐！任那泪水在无人的河边流淌，尽情释放对巧云姐的愧疚之情！感念之恩！

夏枯草，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灿烂，那一串串紫色的花朵是巧云姐最绚丽的生命的绽放！在我心里，她永远也不会枯萎！

芳草地

清晨

文/蒋雨含

在群山的眉心
睡眠比南方的绿，还沉
还丰满浓郁

清晨，只能被鸟鸣唤醒
小而细的嗓子，含着露水啁啾
每一个音都滚动着潺潺水声

黔地夜雨殷勤
仔仔细细，把植物清洗一新
让鸟儿谈情说爱
音调甜得腻人，一缕一缕
啄散黎明的薄雾
露出赤裸裸的明媚

梦，不愿意说醒就醒
也不愿意演现成的脚本
在贪婪的白天和简素的夜晚
自如地切入、转换、穿梭
一生太短，由不得
徘徊不前



生活拼盘

刨沙葱

文/杨 芳

沙葱，就是生长在沙漠里的一种可食性植物。色也绿，味也辣，根也深。

在农村的沙梁梁上、沙坡坡里总能看见一簇簇、一苗苗长势茂盛的沙葱。

我娘娘（方言：奶奶的意思。在这里我用作“娘娘”感觉更亲切）说刨沙葱吃油糕，我妈说刨沙葱吃包子，我不知道，她们为什么用了“刨”这个字，或许体现庄稼人“刨闹”光景的意思，还是这个“刨”字就是指把沙土扒开了，沙葱就完全露出来了。也对，我们今天好日子就是祖祖辈辈一掬土一掬土“刨”出来的。

过了清明，沙葱就露头了，刚露头的沙葱也自然成了羊群口中的美食，要不说本地的羊肉好吃，我想，这与沙葱脱不了干系。

那天，我和我娘娘一起回老家刨沙葱。我想我娘娘高兴的样子不仅仅是因为沙葱，更多的是她回乡的心情，老人和我说让她难忘的过去，村里新娶的媳妇她不认识了，她熟悉的人有的已经成为了一堆堆新土。路上偶遇几个赶往的人，她也不敢轻易上去打招呼，经过一番打量，再小心翼翼地询问之后，这才确认，是啊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岁月的变迁，让这位古稀老人眼里写满了对曾经的怀念。

一片沙葱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我娘娘二话不说，一刨，一拔，再一抖，一把沙葱完美的装进备好的袋子里。我说娘娘，回哇！再等等，再等等，我一再地催促，老人一再的拖延，是对这沙葱的不舍，还是对这片故土的眷恋？我想，更多的是后者吧。

满载而归的时候，以是夕阳西下，我娘娘刨了满满一袋子沙葱，分成了好几份，给你二爹（方言，父亲的兄弟，也称“二叔”）点，给你姑姑点，今晚回去吃沙葱拌汤，明天中午吃沙葱饺子，吃不了的再腌上……

想多年前，物质匮乏，沙葱几乎成了我们整个春天的“菜”，烩沙葱，腌沙葱，沙葱炒鸡蛋……而当年“刨”沙葱这个任务一般是由孩子们去完成，午后时光，三五成群，手挎竹篮，在那片沙葱地里一边嬉戏打闹，一边把青翠的沙葱装进篮子里。待到傍晚时分，昏暗的油灯下，飘着沙葱的味道。

沙葱，就是寄存在记忆里的一种情感，童年情，故乡情，岁月情。